

豫章叢書

第六三册

族祖權院府君傳

羅洪先

權院公名椅字子遠號澗谷寡欲清修早聞理道家  
故儻性喜澹泊敝衣決履不見顏色稍長博學能文  
精於詞賦遂有名縉紳間縉紳交譽之公自疑曰此  
殆非其至也是時雙峯饒氏得朱子之傳公心慕之  
徒步日走百里及門請業饒故聞公名比見其操志  
苛刻又能重自損貶謂之曰求道不應如是耶遂留  
之講下於是盡聞濂洛之說饒門徒數百人無能出  
公右者後以賦四舉漕司寶祐丙辰進士及第自秉  
義換承務郎爲長沙教授始至爲解中庸明天人一

致與吾人所以戒謹恐懼之功首尾貫徹疊疊不倦  
人人知所趨嚮士大悅服長沙故有學田歲久沒於  
豪右公委學錄歐陽忠叟履畝規復諸生成得廩食  
於是學者聚處甚盛由信豐幸擢京權提舉朝請大  
夫將拜監察御史是時賈似道方競淫侈嫉公所爲  
若形已者乃言於朝曰子遠江西羅半州也其家豪  
富十倍於我乃故爲寒士態耶沮抑之不令通顯每  
除擬輒與報罷公目擊似道專權蔽主內恣奢欲而  
外事掎斂四方軍書日至漫不爲意謂友人曰今日  
傾社稷者正在此賊此賊不去吾輩無措手地也遂

爲書極言醜詆以爲似道一日立於朝則虜人有一  
日之幸書上會度宗崩少主立國事盡屬似道似道  
喉臺中糾彈期以相報而公無釁可乘適以橫慝卧  
病臺中指朝醜不至爲辭公曰吾得死所恨無以報  
國耳遂棄位去道中見山川城邑悲吟行歌甚於痛  
哭而似道亦以人言數至出師蕪湖未幾虜陷饒州  
四方勤王之師不至公日夕盼盼不能飲食竟以憂  
卒公雖以理學自命然天才甚高落筆詞采呈露詩  
文碑版流布遠近詩有江西別派自黃文清公倡之  
公與趙章泉韓澗泉相繼爲之雄長當公之出二君

皆已謝世於是倚公爲主盟謝疊山嘗有言中原文  
獻無徵江西氣脈不絕如穰澗谷公巍然獨步天壤  
間雖魯之靈光不是過也然則公之見嫉於似道者  
豈獨以其形己也哉公有澗上委稿行於世兵燹後  
完集不存好事者時復傳寫今傳中雜入凡五十餘  
篇

論曰公之名滿宇宙固以學行足法亦其忠義有足  
稱也公故文華齋執友而第進士復與信國同年公  
之除京權也信國以書抵公推行輩極其尊仰以爲  
振江西之頽風者賴有公也信國勤王時公已棄官

及開府劍南求助於公公應之曰吾老矣無能相從  
爲役也兄能忘身吾獨不能傾家乎蓋踰月而公卒  
子孫承治命行之於是信國軍中時時取給於乎此  
其志節爲何如哉昔溪園之爲義莊也蒼崖郡守公  
實充拓之而祠祀會拜之儀公兄弟所共講定至今  
言者皆歸之公古語有之人貌業名豈其驗哉雖然  
死而不朽是必有出於名之外者此公所爲久遠也  
公以清介好修其餉軍乃其深計鄉里傳益以公家  
爲信國稱貸所困殊鄙俚不可信余故備論之無使  
傳其說謬且誣善焉

澗谷遺集目錄

卷一

詩

折齒歌

挑濠歌

田蛙歌

題信豐縣城門六首

次劉孟元見贊韻二首

冷泉亭

溪南春曉

寄答楷姪

秋日雜興二首

題方武城詩卷

謁趙東野

次歐振仲見贊韻

寄危驪塘贈以古鑑二首

謝南劍黃使君贈松紋劍

白蓮花

江石

題圓覺寺小軒



遠遊

題信豐縣覽秀亭

元日試筆

題向伯僑吳松雪齋圖三首

詩餘

柳梢清

清平樂

卷二

文

策問

渾天儀賦

明堂賦

與危驪塘論詩

與葛山詩人論詩

回立雪論詩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韻

與劉書臺求館隱處讀書書

劉訥畫繪歐蘇圖贊

伍誥復祠

田心大宅上梁文  
族兄浮雲詩事彙誌

卷三

文

祭袁州李使君

祭趙信庵丞相墓

州學路祭趙丞相

祭余資政天錫

祭楊狀元

祭王運使

祭曾子實

祭彭復雅

祭袁仲魯

祭李叔章

祭朱大博聖陶

祭胡文叔

祭遊翁兄文

祭與父兄

祭兄幼思文

祭兄蒼崖文

代兄蒼岸祭大姊

祭兄振父文

祭兄岳老文

祭妻袁氏

祭弟南谷文

祭姪伯初文

祭姪伯恢文

祭姪亦泰文

祭姪亦潛文

祭姪泰宿令廷圭文

祭姪伯陽文

祭長子二十郎文

代家婦祭夫文

祭族兄復齋文

祭弟迪章

祭幼則文

祭族姪懋齋才父文

祭族姪大初文

代父祭子

祭僧

孫氏女哀詞三章

澗谷遺集目錄終



潤谷遺集卷一

宋羅椅撰

詩

折齒歌

春衫未成錦機語棠棣半花鳳一羽象床雪綜小龍  
梭細穴銀光吐冰縷西鄰郎君東海歸芙蓉露白杏  
雨肥十二欄邊說幽怨勸織南浦雙鴛飛醉蘭含蕙  
無消息春醒形霞亂玉色小龍嘯出風雨聲奔騰觸  
裂雙白石白石國城三十六女子軍來兩城覆鸞歌  
猿噓強低昂北戶風來如箭鏃章臺公子眞豪縱能

以徵詞相感動耶若輒莫更癡腸忍作肝心可人痛

挑濠歌

滿城挑濠五更起城頭直挑到城尾一彎一轉春蛇  
長圍入方圓三十里去年十月霜淒淒挑濠人立霜  
中嗷今年一春春雨多泥滑將奈挑濠何只今清明  
霜不若皇天何時收雨腳幾人帶雨濠上啼半溼半  
飢春病瘧雨之久可以晴濠之長可以城只愁挑得  
濠始竟公家又有守濠令

田蛙歌

蝦蟆蝦蟆汝本吾田蛙渴飲吾稻根水飢食吾禾穗

花池塘雨初霽籬落月半斜  
嗚咽又向他人叫使君  
惆悵悲無涯蝦蟆對我說  
使君休怨嗟古田千年入  
百主如今一年換一家休  
怨嗟休怨嗟明年此日君  
見我不知又是誰田蛙

題信豐縣城門六首

拱日 今上東門

桃紅抱城東武山排闥入  
杲日出扶桑橘紅醴溪溼  
公退倚朱欄萬象俱收拾  
無數喚舟人沙頭雁行人

安成 今下東門

門前楊柳樹長繫波頭船  
隔岸幾人家青林吐炊烟

飛鳥逐林間遊魚躍深淵物各適其性於人胡不然

禾豐

今上西門

城西路平夷五更近水南旭日明高岡瑞烟鎖叢杉  
時和歲豐稔歸人多醉酣仙臺玉簫聲對景思鶴驂

清平

今下西門

行行西復西稍喜市聲靜征夫指前路望望梅花嶺  
淡烟雞犬村落口牛羊徑忽見荷鋤人喚起歸田興

民信

今南門

南山天馬來南城下盤踞前撞古寺鐘後拋誰樓鼓  
我來俯崔巍山林相呼舞年豐民物熙細聽閭閻語

朝天 今北門

鴛言出北門長橋拱門外雙溪東西來到此而始匯  
人言似章貢玉虹夾其背擬作合江亭景物無小大

次劉孟元見贊韻二首

不見碧瑤叟年齡二十餘兒今亦耆舊孫復抱詩書  
後浪催人老長賤不我疎眼中誰有此雅雅更魚魚  
久坐不知夜飢饉窺瓦業詩徒成樂國酒不打愁城  
白雪夫君句黃花老我情商量能任不勝欲飲公榮

冷泉亭

老木碧甃甃幽亭著兩三山飛不到地空地遂爲巖

古塔開蒼蘚清泉滴暮嵐遊人莫來此渠正試春衫

溪南春曉

行逢二三月春映掌中杯綠久山猶淺花寒雨未開  
誰能奈愁得拌不上樓來更莫看雲坐瀟湘有鴈回

寄答楷姪

時秋四壁冷片紙百回看字古微侵綠吟清不到寒  
人生快意有天下好時難澗水光如月吾琴爾去彈

秋日雜興二首

秋山何言哉萬物興自闕昔翳春空雲今作道上斑  
况此江浦蕙幾何不爲蒼幽泉自在映月瀉潺湲

躍魚甚微細解轉秋江漪一靜未滿刻一動輒移時  
豈由魚樂乎或是水性之商量未渠穩風急蘆花低

題方武城詩卷

斯人懷妙質事事合唐賢命短於長吉吟情似闕仙  
寒雅政鳴噪獨鶴已蹢躅落日山亭下沈思一愴然

謁趙東野

水樹搖窗榻見天空花換盡我依然吟情豁處因聞  
道隱趣深來願入禪不以耳聽何用洗且無琴在底  
須絃未知過得開關否破費滄江月一船

次歐振仲見贄韻

紫蘭賸有無離騷梅花不見見水曹眇焉何許是人  
物枉子秣馬行林皋古人相逢未易得紫燕西飛東  
伯勞吟餘切莫談時事正攪春思分二毛

寄危驪賸贈以古鑑二首

百尺樓頭山雨長夢提白髮濯滄浪從渠金帶花成  
簇何處魚羹飯不香語妙囊中了今古騷成肘後繫  
瀟湘山寒歲晚蘭苗盛欲當包茅獻草堂

澗底春冰偶不融風前凝作水晶宮古人心事如此  
鑑今代眼明惟有公落月還應照太白秋江只合瞰  
涪翁送君去貌驪賸影影見疎梅颯颯風



謝南劍黃使君贈松紋劍

使君袖裏玉淵虬曾截蠻江江上流海立山搖三尺  
外風盲雨怪一時休民元不許佩牛犢客政何妨彈  
劄緜遮莫塵清便回使青山猶殺郅支頭

白蓮花

白鸞仙人按羽衣曲中弄影江南漪江妃閉置未許  
歸一把青寒紫玉絲玉絲蟬連不禁折折著透恨仍  
透葉風流極處絕成愁君不見秋扇團團似明月

江石

勢橫絕江虎踏足白龜却行馮夷哭大川當時波泛

沄石也如此受命獨水石擊撞無了時因危見節乃  
見奇世間大有胡廣輩欠讀澗民江石詩

題圓覺寺小軒

禪子安排定不癡數拳石映半泓池巖如大厦元生  
就水似人心未動時二月春深梅不覺五更風起檣  
先知青林野寺西湖路直得先生一首詩

遠遊

因夢吳雲賦遠遊江花扶棹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  
影一葉舟勝萬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祇到杜  
丹休水程孤冷難爲夜起吸滄江當拍浮

題信豐縣覽秀亭

燕賀初成百尺臺，一新粉堞更周迴。  
水流東北交虹去，山自西南擁翠來。  
瓦縫參差千戶密，市城翕聚六門開。  
寶傳眺望從今始，佳氣隨風入酒杯。

元旦試筆

聞道黃河徹底清，千年氣數此分明。  
堯民商耆渾蹉過，輪與殘生見太平。

題向伯僑吳松雪霽圖三首

暖來日曛冰滑恨極，天寒竹修雲開梵鐸相訴水活。  
漁船自流。

天上清流雲片人間名勝吳松兩賢相厄已甚賴有  
斜陽半峯

天隨漫解埋艇不慣霜後霜前幸自竹篙閒著拋來  
借與鄰船

詩餘

過孤山有感

甚匆匆歲月又人家插柳記清明政南北高峯傳笑  
響如泛簫聲吹散樓頭烟雨鶯語諱也春晴何所無  
芳草惟此青青誰管孤山山下任種梅花冷 薦菊  
泉清看人情如此沉醉不須醒問何時樊山歸去歎

故鄉七十五長亭君知否洞雲溪竹笑我飄零

柳梢青

萼綠華身小桃花扇安石榴裙子野聞歌扇郎顧曲  
曾惱夫君悠悠羈旅愁人似零落青天斷雲何處  
銷魂初三夜月第四橋春

清平樂

明虹收雨兩檠能吳語人在江南荷葉浦探得蘋花  
無數夢中舞燕棲鸞起來烟清風澗一點愁眉天  
末憑誰剗却春山

澗谷遺集卷一

澗谷遺集卷二

宋羅 椅撰

文

策問

河圖五十有五爲先天八卦之張本洛書四十有五爲洪範九疇之根源羲書道貫三才禹範法垂萬世千古而一日有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試相與求之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河圖之文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洛書之文也圖書之位與數皆不同而同於以五居中何耶河出圖而入卦畫羲易也洛出書而九疇敘

禹範也。圖書之出時有先後，或援大傳之言而謂圖書皆出於伏羲之時，孰爲信歟？河圖之位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而伏羲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羲畫果何所則於河圖歟？龜負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大禹之疇五行五事，至於庶徵五福，洪範果何所則於洛書歟？或謂泥圖書不足以知易範，拘象數不足以盡圖書，不知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所則何事歟？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其所錫者何道歟？寥寥千載間，濂



溪周子者出太極一圖闡幾盡未盡之蘊宣孔傳不  
盡之言無極而太極其說自一而起也幾易以有而  
生周圖自無而生何耶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卽兩儀生四象也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卽復姤出入之機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  
極立非立人道之仁義乎擬聖而作無以講爲也至  
康節邵氏皇極經世書或者謂子雲太玄爲文王後  
天之匹康節皇極經世爲伏羲先天之嗣不知皇極  
經世所以跨子雲而嗣伏羲者安在乎觀物六十二  
篇以日月星辰爲主自始至終不離乎四其說自四

象而起也以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果何所  
本乎天生乎動地生乎靜卽乾坤闢闔之理也謂暑  
寒晝夜變性情形體謂風雨雷露化走飛草木果何  
所據乎至於走飛草木又有所謂感而變性情形體  
又有所謂應而化其與觀象觀法遠取近取之義同  
乎異乎以春夏秋冬爲天之四府以易書詩春秋爲  
聖人之四府亦元亨利貞之在天爲春秋夏冬在人  
爲仁義禮智爾而謂觀春則知易之所存觀夏則知  
書之所存觀秋則知詩之所存觀冬則知春秋之所  
存不知四時與四經所存者何在乎以皇帝王伯如

易書詩春秋之體其亦謂易該皇帝王書該帝王伯  
詩該王伯春秋純乎伯爾而謂虞修仁禹修禮至於  
秦穆修聖晉文修賢齊桓修才楚莊修術不知秦晉  
齊楚所修果若是乎書愈備而說愈長此皆有司平  
日所疑吾黨之士強學待問久矣蓋爲考河圖錯綜  
之文洛書縱橫之數與彖卦禹疇何爲而異周子大  
極圖邵子皇極經世書與河圖洛書何者爲同毫釐  
辨析詳著於篇將以觀諸君子窮理之學

渾天儀賦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爲其綱孰

爲其主此古之神人駕風鞭霆游乎寥廓而不得其  
說況可以管窺而蠡覷雖知巧之有作亦彷彿其行  
度雖然彼以彷彿言之我以彷彿賦之可乎粵自唐  
虞羲和具職璿璣玉衡粲然典籍何三代以來其說  
不一宣夜以泯滅而不傳周髀亦參差而未密渾然  
造制超乎獨出夫何秦亂天紀此道湮蕪事之謬而  
旌旗尙黑時之悖而十月歲初鼉聲紫色 爲閭餘  
漢興百年稍稍復初始經營於洛下復量度於鮮于  
迨至永元範銅益巧豈期開皇鑄鐵仍迂偉瀟風與  
一行垂百世之宏謨紛紛五代猶存王朴後出愈工

東都制作三議相成盤糾交錯外立三環名曰六合  
單環平置以象地濁天經跨地之平面子午貫軸地  
緯帶天之絃而卯酉綴鄂其去極之遠近與赤道度  
數皆一一其可準度次內三辰雙環復側黃赤二道  
由之以挈赤道則外天緯而列在前之度數黃道則  
斜倚赤道而爲三分之晷刻最其內者四游之儀亦  
立雙環以貫兩倪直距當要以受衡玉衡隨直距  
而轉移南樞北樞一隱一見昏中且中必攷必稽激  
之以水匪駛匪遲凡抱珥薄蝕之象飛流背珙之機  
如燭照而數計不少失於毫釐噫是儀也歟之一掌

舒之彌天蹙八萬里於誇表括十二萬九千五百年  
於一丸是老子三十輻而共一轂也楊松五千文而  
起一原也伏羲河圖奇耦各變濂溪太極陰陽互根  
也彼如雞之彈如磨之旋又何足以擬哉是故卿雲  
郁兮太史奏瑞妖禳興兮靈臺賦祥聖人於此極參  
贊裁成之道世主因之得恐懼修省之方夫豈彷彿  
云乎哉抑吾聞之鄭龜猶昧於知天魯官或譏其失  
日周宣側身而旱魃消齊景一言而熒惑失王道明  
則天街清潤君德平則皇風甯謐是以不渾儀而渾  
儀在吾心之太極

明堂賦

大哉明堂乎造作經聖人之手典章繫歷代之傳宮  
室壯京師之勢紀載備經史之編賦詳於范文正詩  
昉於班孟堅拾古人咳唾豈不能於敷宣然而眾甫  
各喙竊有疑焉宗祀文王孝經已載朝會諸侯祀禮  
已具左个右个月令以爲天子之居五室九階周禮  
以爲宗廟之數至於大戴乃渾辟雍以爲一暨乎蔡  
邕則合太廟而同處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  
靡所不聚宜乎袁準之譏以是爲未可據也人鬼混  
黷死生錯雜囚俘截耳瘡痍流血此爲何理無乃謬

說况茅茨采椽至質之物車乘玉輅旗建日月無乃非類文質無別若天橋門聚觀豈冠帶之能容大射爰舉豈三侯之能設誠足以破諸家之說而流千載之惑也且夫自古王都其門有九應門以前雉門以後明堂在焉四尺八牖又名中朝爵祿所詔何羣公不是之取而徒議論之紛糾噫是末可以口舌辨也必當證之於古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獨非明堂之註乎蓋古之宮室必南向而治故凡曰明堂者皆其治事之所宗廟之明堂所以享祀而路寢之明堂所以居處辟雍之明堂則所以絃誦饗射與夫饋



酌選舉者也故皆可以言明堂而非拘拘然一語也  
吾嘗以朱子月令之圖與考工記而參詳粲然可證  
豈云荒唐夫所謂象木卽月令之青陽而象金者卽  
月令之總章玄堂者卽其象水則象火者獨非明堂  
乎古者制度多取於井豈惟都邑與土疆王者宮室  
蓋莫不然故凡言明堂者取其向之南而離之乎下  
此則固無東西南北之室矣又何必明堂而表章哉  
若乃度筵度几曰修曰廣可隨當代之制豈必膠然  
曰必古之是做方今書文混一治象明兩三年大比  
而興賢萬邦效職而來享臨雍邦老郊廟格饗鹵簿

之廟既設封禪之儀將講愚敢獻明堂之一賦而振千載之遺響

與危驪塘論詩

江空歲晚春在梅梢某邱某水清風淑雲切惟履候多福某竊伏窮山聞先生舊矣意其清名載世若懸流半空絕澗萬壑自非飛仙不捕影豈意不肖無似亦獲俎豆於起予之列瑰辭非語數千百言句爲之端確字爲之敲推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某之驚怯安敢以詩鳴獨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六韻之作遂因習爲詩嘗妄意以爲作詩如挽強弩甯過於

機毋不及於機過則俯而就之也易不及則正而至之也難故用意必深欲自深而造平淡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造渾成此其本意也然天分有限力擡不前求深而得晦求健而得不馴微夫子之發吾蒙也不知詩道之坦夷也外證已解中尙強玉女子成不能不於先生是望

與葛山詩人論詩

白焯受代江湖雁來砒惟讀書懷古山靈相之文候清勝某曩荷惠書足紉記存爾後無由附字惟有向注今日又得教書欣慰如對書中近况甚詳足見介

然自守俗不能移但山谷詩云俗裏光塵合胸中涇  
渭分劑量似乎較是伯夷叔齊凜凜千古然想是扣  
馬之後作此決裂事平日與他人交際未必盡然若  
事事盡然則其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奇詩  
荷推許大過不敢當兩篇次聯皆有悠然之味而精  
神不繁自序儘用得詩未敢以爲盡然西麓則鍛鍊  
大過光文則又微失之不及此其所以未唐也昇菀  
江西乃年來江西不得時故爲人所輕嫻但就陳黃  
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文由  
云元和以後無詩某近報之云代代有詩人人有詩

國無詩則無脈人無詩則無性情國有盛衰故詩有  
大小人有智愚故詩有工拙急筆至此不暇詮次餘  
幾珍藂

回立雪論詩

赤燁垂末涼在紅蓮招月東梅穿雲壺山冷蕪寒玉  
清澈一世台候動履多福椅每讀草堂經行句知其  
味而不知其所以味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具成畫  
出其妙至此立雪溪山草木一一無恙殆未必信草  
堂此味也前某姪歸自竹下知愛子琴書來鳳山甫  
欲候伺翠巖颯然銜清帖過之欣幸何極孟光妙斲

秀出意趣謙融不可多得令人發吾兒豚犬之歎政  
擬聽教乃知歸侍意濃旦夕再至未晚邵子以眞爲  
開物成閉物今正小小開閉之時去戌甚遠會有天  
地變化草木蕃氣象某年益老偃偃於世持白頭將  
安歸六月無故遭一訟訟甫畢又一奇訟皆累於延  
福人鄭公鄉固應爾耶發一粲紙短意長仰干丙在

謝曾景建惠金陵百韻

薰風披物草木扶疎蕙帳藥房獨抱古心某昨歲奉  
書茲月得報又辱清和以寵光之嵯峩如九疑之雲  
映徹如瀟湘之波瀾然休然不知其爲渺隔千里而

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拜教黍苗離離麥秀  
芘芘甲古宮於荒畦撫頽城於野草僕悲馬懷之歎  
至百詠極矣鼎鼎百年身逝影滅雖富貴優極者亦  
淪入塵埃冥冥中惟賢人君子之遺蹟騷人墨客之  
賦詠跡愈陳而愈新愁益久而益苑結也今景建未  
老距南渡尙未遠而讀之者已淒然若無所容不知  
千載撫此卷者當如何耶又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  
辦此等憐人言語於千載之上耶二絕題卷末萬萬  
不能發揚亦表聲氣之同耳

與劉書臺求館隱處讀書書

某自顛沛以來僅能以羊毛筆點突煤幸愆崖畧某  
別後忽忽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有欲棄捐勿復道  
奈何其棄捐也欲卒言之尙需更僕九縣雖昏塞方  
寸自澄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得何管目擊一警老  
退某慨思東都鼎沸假息無所而幽之虞荆之表各  
以其力遮蔽一時人士虞之日淺若表所主班班可  
見近而孔明耕其野遠而仲宣倚其樓土生其間尙  
藉以立腳小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於北亦如  
之南則入九長亭遊龍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盼  
盼焉勝不著席數月矣雅聞自郛村以西四塞以爲



固者登嶺處可得尋否有黎山人至上邑有所訪問  
俾尊意叨一隱處倘有可使歡顏深願自託

劉訥畫繪歐蘇圖贊

古之師弟子相求以道誼後之師弟子相求以科目  
使嘉祐二年而不貢舉也則一在廬陵之南而一在  
岷山之北矣然神物英氣終不相求而已乎唯識斗  
牛光芒者可以觀此軸

伍誥復祠

鄉前輩伍公誥字醇甫治平四年進士第五人以操  
行職業爲王荆公所薦久之除四宮院教授以歿

而祀於安成學宮已而中廢廢而今復祀于時縣俾  
公之孫紹宗主祀事紹宗述其祖德數百言大畧以  
爲公雖受知半山然清不與新經字說之議濁不與  
青苗保甲之材春容其間甯甘僚底以死若以是自  
異於一時影附之流者余曰不然不與可也與亦奚  
不可程子有云新法旣行小人以刻薄害天下向使  
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其害應不  
至烈是則程子之於青苗且欲平其爭矣竊意伍公  
之在當時萬不爲刻薄之小人安知其不爲程子也  
涪翁詩有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

頗復鑿戶牖是則涪翁於新經又欲采其妙矣竊意  
伍公之在當日萬不爲用短之諸生安知其不爲涪  
翁也不與可與亦奚不可顧在我何如耳書以誌紹  
宗或能操爾祖之志云

田心大宅上梁文

子雲有宅幸嗣守於一區公藝同居更遠期於九世  
惟方寸地賴吾翁之積累故三數椽遂今日之經營  
迺畫其界限以尊遺訓之嚴迺倣我室廬以處同堂  
之眾將新燕厦式舉虹梁恭惟蒼崖主人少嘗相作  
室之勞晚薄遂題橋之願尊前巴月照人甬上於金

閨門外無船乘輿偶遊於雪棹未去了魚鳧之公案  
且歸訪麟鳳於家山念先廬方四十年而闔室今三  
百指顧棟榭之腐墨者撓折者乃綱紀而盈縮焉整  
頓焉雖潭潭固非韓子之詩而朗朗或似晉人之語  
填篋鼎立階砌星環能爲賦之左顧吾之大弟可言  
詩矣右昭我之少公兒趨學禮之庭孫有讀書之塾  
仰高堅之卓夫子之墻毋賜之墻察善利之間伯夷  
所築非跖所築于以大溪園老子之門戶于以繼印  
山世學之箕裘自雲孫而至耳孫全家孝友修天爵  
以從人爵餘事功名合吾長幼之權助爾兒郎之偉

東雲外青山是乳峯擬向溪翁泉畔過門庭依舊對  
金鐘

南南鄰宅舍倚晴嵐靜聽夜深絃誦處吾伊聲過竹  
簷

西三兩亭臺瞰小溪莫話瞿塘前灑瀨葉舟方自險  
中歸

北眉間邊事誰知得見說華明出蜀來早去江頭問  
消息

上  
一段羲輪如火樣先生擬辦徙居詩好把雨來蘇  
萬象

下未說高門容駟馬室如或暗可欺乎屋還有漏須知也

伏願上梁之後心心仁宅步步義門龍光儼對於九重鵬運齊首於萬里棠桷櫛櫛椳楔材惟宰相之登桂椒檉柎楓柞樟世有異人之出當善居室毋負肯堂

族兄浮雲評事擴誌

清熙亡酉春正月壬戌有宋浮雲老人羅公卒公諱俊字子杰浮雲其自號吉安府化仁鄉人也曾祖世奇祖璞父澄母周氏公生於清熙甲辰五月丁未得

年六十有六卒之次年九月壬申葬延福鄉小雲峯  
之陽山辛向乙配李氏男二人長江西轉運司進士  
有吾次婦福女四人季蕪適曹椿季藻適鄉貢進士  
李嗣慶季蘊適劉炳炎季藻適劉如琬孫男女六人  
諸孤收拾遺著有詩若干篇多赤壁風前扶胥月下  
湘水曉行之作有歌曲若干闕多撐豪觸貴庚漁調  
釣傷今懷古之辭有文若干卷多編摩考訓紀緝賢  
傳之語有竿牘若干篋多誠齋東山二楊父子相與  
講貫規切之言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則其先人稽  
古之力世守而世業者也公平生慷慨倜儻好義尙

氣處心坦明不爲深險操切抗志高遠不計瑣屑汗  
淺累試成均不偶晚歲倦遊視富貴如浮雲嘆曰功  
名付兒輩矣樂天知命而考終焉族弟椅與公友義  
最密攬涕而叙其梗概以納諸壙嗚呼青山白雲萬  
古于茲謹誌

淵谷遺集卷二



澗谷遺集卷三

祭袁州李使君

宋羅 椅撰

嗚呼士有去奧濶而升本朝離蔬釋躋而享膏梁昔  
聞其語未見其人今乃見之於肯堂蓋以其身而都  
氣數之會是以彌退而彌進愈闇而愈彰後先十載  
兩筵明光初猶金耀而水光後乃中秘而潛郎金華  
之窳芸臺之香啟沃之勤規警之詳致重瞳之屢回  
共敷墨而尋行被官衣之恩錫快狻駟之馳翔指大  
藩而偃息加穹秩之輝煌是蓋極儒生稽古之榮而

非徒日侈盛事於家邦然雖細糲之上香案之側而鄉間疾苦怛然隱痛活饑之德殆與青州富公而相望雖大烹之養大官之味而角巾歸第曾不改其藜藿之腸嗚呼此不可幾及而所以爲肯堂也耶憶昨壬戌公將如京其行次且諗我世情椅率爾而對曰公之今日皆造物所以報老先生也瞻齊眉之未艾公盍銳於斯行曾幾何時泥軾油屏養二親子嶽麓備人予之欣榮迨及昨冬公領專城奉板輿而載道閱竹馬之續迎嗚呼謂天爲非報二親耶何由遂其迎養之樂謂天爲終報二親耶何陟岵之未幾而隕

星之躔聞青山甫廬白雲未填春闈之魁今不一存  
祭趙信庵丞相葵

惟公名瞻華夷勲齊宇宙德爲天下之老福備極中  
之壽旂常銘而不盡竹帛垂乎不朽拜遺像之堂堂  
何片辭之能突嗚呼回斡樞極控提邊疆飭蠱爲新  
化弱爲強力量如是而成都惟八百株之桑名騅在  
控如意在手京觀築山金印繫斗英概如是而午橋  
別墅方酣暢乎詩酒五方大國三建孤旂酋虜仰視  
怖不敢前威重如是而兒童走卒相爾汝於獨樂之  
園豈非踐眞而履實載厚而任重昔人所謂五年爲

之而成者乃公一生之受用上以是而結果聖之知  
下以是而孚入荒萬里之眾佩吾一字之符于以貫  
出處而根靜動嗚呼過江以來百四十春黃耳金鉉  
凡幾經綸若夫卻入手之堂印屏當御之車茵清風  
大節凜乎蒼旻則前惟菊坡翁後爲信國老外是未  
見其入也是宜先帝眎之是諮是訪嗣聖眷之是崇  
是獎雖非專委於廟堂是亦山中之宰相遠其思岳  
麓之霜鍾憶洞庭之秋榜乞身告歸留莫能強乃命  
家督建節而養是又歲晏之至榮優游里第直與菊  
坡翁而兩也嗚呼異哉了了去來七十二年康強傑

魁潭江起柁采石銜盃翻覆手問仙乎莫回嗚呼異  
哉公纘誰屬長江靜夜颺慘霧肅人見沙頭眩暎如  
燭厥聲砰然公亦瞑目嗚呼異哉公侍先皇雲龍一  
堂良月廿六穆陵當祥是日招公而遣來陽弓劍旣  
遠善蔡繼亡某等守官公卿密芘夏屋聞公錦歸如  
凍斯煥忽看愁雲飛墮湘曲不見袞衣乃見轡軸舉  
觴一勸天下無福

州學路祭趙丞相

嗚呼我公歸耶我公何歸象象耶連公豈爾栖衢列  
翁仲公豈爾隨駕風鞭霆無志不遂夷攷平生未遂

者二街南爲華街北爲夷車書混同海宇恬熙東阡  
西陌黃雞白酒老父泥飲田家擊缶進登太平退還  
故鄉公雖白雲此志豈忘古之偉人有化無死其爲  
景星爲慶雲以瑞國家抑爲和風爲甘雨以澤田里  
湘江水空嶽麓雲橫逝將歲歲來拜清明

祭余資政天錫

嗚呼悲夫卧龍公艱難乎千載之前衆巖公崎嶇乎  
千載之後豈一隅之蜀終不足以北向而爭天下歟  
何英雄之淚常飄灑乎宇宙嗚呼悲夫出師之表興  
元之奏至公血誠萬古一晝公於兩公是似是有至

於整敗局之枯棋而成活著支秋風之茅屋而爲崇  
雷使芻粟富十年之儲金湯皆萬夫之守睨漢中之  
脊以舊轂函斷匈奴之臂而遮廣右則公之豐功偉  
績殆不止於兩公之所就矣嗚呼悲夫中原百年王  
氣消沉未歸職方不生豪英者在淮之濬天挺我公  
邁世離倫此固皇帝王伯所資以植立天地日月所  
附以精神者也不然以書生而該軍旅俎豆於一心  
以匹夫而佩華夷舒慘於一身以瑣瑣牢籠之旦而  
膺弓旌特起之禮貌以拘拘資格之世而被鈞樞異  
數之恩榮是幾曠數百年而不一見則我公之生

豈偶云而已哉奈何袞未歸於東星已殞於營人傳  
觀化而悼康節世歎無福而累伯淳蕭條乎莘野之  
未寂寞乎礪溪之綸將萬世之下撫汗青而增觀者  
也況門生故吏之情者乎某骨非軒裳心已山澤感  
公憐才如意物色溫生之媒甫也之咨清油之幕金  
閨之籍恩深報難情厚意激更期拜公華明之席豈  
知哭公忠厚之宅邱谷可移江河無極仰視皇天皇  
天動色嗚呼悲夫

祭楊狀元

名人魁士古有此稱名未必魁魁不必名孰如蘭坡



斯二者并詞傾洪河筆撼巨靈不爲靡曼不爲微異  
不爲崖巽自然天成下董之惟抱盧之經迺鍼膏肓  
迺秉權衡萬馬俱辟孤雕屢橫謂富青春掇取顯榮  
造物才之百鍊始精薰風舜廊瓊玕小呈題名標揭  
賜袍藍青秦元曰噫此特其徵曾幾何時復鎖其屨  
丹心披瀝重瞳爲明瞋傳三發如絲之紫掖扶以前  
一榜詫驚嗚呼悲夫謂公不遇耶一虎再龍天子之  
廷前鵠後鸞宗英之翼金閨曉上泥軾夕憑補償瀾  
轍凌厲大清謂公遇耶廬山白傅望望不來而目斷  
於慈巖矣嗚呼悲夫紛紛索遊焉能重輕立鵠候門

行馬拒人聞公在里倒裳迎賓薦進侯喜吹噓子雲  
客意未慊我眉長顰袞袞臺省孰甘隱淪矧持魁秀  
立上要津聞公在朝藉語所親舌瘡莫吐志替弗伸  
不如其已吾蘭堪初嗚呼觀是二者則公之處已所  
謂古之先民者非耶某之視公峻絕業爰別頭春風  
偶爾鱗鬣向來相期雲垂海立于何蜿蜒未雨先醵  
江湖隔夢霧潦漣泣傷哉青衫莫覩其湮

祭王運使

維公桃李幾徧天下某之及門乃最後者事公雖後  
德公則深矣履萬宇和風一襟湘校兩年勢畧清治

進之坐隅示以身法塵去玉瑩物來鑑空匪棘匪徐  
勅而適中某之見公不特待士見公愛民見公御史  
見公一廉徹底不滓見公一勤弗懈于位迺辭轉輸  
兼付闕錢曠然九郡印以明月維帝仗公維公竭誠  
穹班窳闇聿正使名公年未高神王氣集胡爲日斜  
遽賦鵬入一聞而驚再聞而疑人物渺然世道之悲  
昨秋九月東還蹤別殷勤尊酒兩對湘月謂當重來  
長傍簾幙得邑差池匪志之樂今我不樂而公亦仙  
高吟薄命永袖絕絃棄鋤出山望旒而哭回首三湘  
幽蘭罷綠

祭曾子實

嗚呼醉眠柳下醒笑雲間梅開雨立柱折秋攀少也  
一蒼山屣穿海上詩到巖關瘴來膚豕雲去甯刪老  
也一蒼山佩囊鋤菊擁髻初蘭籌觥令往採蘭詩還  
處也一蒼山穴披閃怪鳥僂神姦棊邊破賊鞍外平  
蠻出也一蒼山自形骸之外而觀則老少出處蹇績  
紛兮不相似自形骸之內而觀則無變衰無假合所  
謂蒼山未嘗不干萬仞而孱顏哀哉哀哉舉世皆心  
無君空洞舉世皆才無君奇縱君而無死則雖朱爾  
青牙爾槐抑何足爲君重也特吾黨尙得以切磋而

後生輩猶知所敬動奈之何萬世在前無窮在後而  
獨匆匆其間結六十餘年之夢也哀哉哀哉憶歲癸  
丑武林之園濤翻入海倏見孤鸞挽髮相嘲倒醪同  
傳君惜希聲先一日而西歸我怪鼎夫兀坐席而無  
言曾未信宿則已買棺載旅中之骨剪紙招江頭之  
魂君爪我手至出血我淚君袖如懸泉豈知怪事卻  
後三年再留武林忽報君仙嗚呼少時交友至君盡  
矣乃知所謂獨不死者重可憐耳而何樂焉哀哉哀  
哉君之子吾未識君之葬吾不聞是而曰友亦何取  
旃詩筒雨絕筆冢雲連一彈小招永折吾絃

祭彭復雅

嗚呼復雅猶能口繪烟雲手狀巖壑掉烏紗以誇金  
精乎猶能拾紅題韻舉白賡詞眠芳草以賦落英乎  
猶能小舟載妓半臂呼傳遊別港以宿荔枝林乎天  
壤中間孰不閒適黃埃沒誇橫雨窘室所贏幾何虛  
喪一實惟吾復雅瀟灑送日採和古今酌以彝鬲文  
以纂組被以箏笛劃然斂退主靜藏一盞半生江海  
之間而晚乃分乎光風霽月之席君年三十我始君  
識又三十年交好愈密契濶兩秋了不聞疾忽聞云  
亡使我聲失嗚呼庾有三秀堂有八裘八裘奈何老

淚橫臆想橫塘之詩魂望孤雲其太息南望一哀歸  
撫遺集

祭袁仲魯

嗚呼識楊子所奇之字讀陳農未訪之書補唐相梅  
花之賦和晉人桃葉之詞每濡毫而染牘率沉著而  
精好融古今於寸懷操正變於半蓼思渾成而不窮  
理泓深而獨到士稱可詩人曰宜詰胡不使之要金  
佩玉而僅霜葉其青衫彼紫薇夕對者何人而公乃  
欲枕精精邱以老耶嗚呼悲夫余昔從公爛醉山城  
梧桐月到楊柳風輕余時久鰥莫儘余耕公告叔父

曰是子可妻遂以井臼勤公之媾俄而悼亡孤此偉  
親嗚呼悲夫玉水庭中有詰未詩玉水集中有詩未  
廣如何蒼天忽隔死生一段風致實兮冥冥撫棺大  
慟猿啼鶴驚

祭李叔章

嗚呼百千萬卷學古之胸入九十年讀書之眼脰膾  
乎元祐則大小議郎之淵源鸞雛乎紹熙則三徑處  
士之編簡外權而中之腴形拘而神之散用之一時  
初不見其爲欠舍而不用則怡然退托曾不自知其  
變此定軒老子之純心實學所以粹美而無可揀者



也嗚呼世道之與世教以行世道之微世教亦陵若  
定軒老子之在今日固宜草衣石質以浮沉於斯世  
然碩果所寄豈不能爲經秦入漢之伏生也耶奈何  
赤殿在天黑氣在門檻前蘭摧道上玉傾誰能遣此  
未免有情而公稊視禍福眇觀死生曾不以亂其負  
手曳杖之精明嗚呼悲夫而今而後石山之巔風清  
玉鳴復有支頤躡屩且醉且吟者乎溪西溪東隣曲  
相從復有說古道今俯頭祝兒童者乎世道靡矣此  
翁已矣我心悲矣嗚呼悽矣

祭朱大博聖陶

嗚呼勁心山峩逸氣虹起一貉古今四海兄弟度曲  
風前吟詩月裏雪壁騰竿烏絲謫詭山林之下湖海  
之濱孰有如古平之偉者耶妙手承凋絕藝穿楊上  
讀子虛下稱阿房墨以魁澹科由甲香綠衣其翩命  
服斯皇璧流之羣金榜之彥孰有如古平之芳者耶  
三年侯泮一旦帝所國子誰師博士臣愈遂登金闕  
且上璧府望雲有思分月而去縉紳之儔朝著之表  
孰有如古平之遇者耶嗚呼悲夫生之難成之又難  
何大車之甫駕而幽憂疾病得以摧拉乎其間欲天  
下之梁肉而自不能以終飽欲天下之絲枲而自不

能以禦寒坐一堂之虛敞對萬石之巖岈美雜誌之  
未醇聊逍遙乎紉蘭彼鏡裏功名既不可以把玩枕  
中官職又無自而控搏鑑遺響其千年徒使高人勝  
土羈臣思婦謳吟躑躅中夜而汎瀾我昏如泥君朗  
如月竹閣飛觴杏園聯轍瞻萬仞之難攀撫芳心而  
自拙聞起家之有兆先祝釐乎琳闕謂當蒼苔上而  
紅藥翻胡乃黃金流而泰山裂旣脫然愈復奄然訣  
椿老兮堂高竹翠兮庭潔魂何之兮不來耿一慟兮  
欲絕

祭胡文叔

哀哉老友餘人不死而君死耶澗松魁梧非君格致  
耶秋旻列星非君心思耶傾東溟捲震澤非君詩若  
文字耶若是則我友烏可死也夏五過予神光尙偉  
豪則故吾差則醉爾意其精悍秀傑之氣扶衰鼓億  
尙足以撐拄三數十歲也今乃埋玉樹於土中使人  
情何能已耶以余觀於老友真名世之迂疎昔蘧伯  
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今胡文叔行年五十而五十  
迂其落筆爲文也有司爲之眯目而山林潛逸首肯  
而味之其開口議論也貴人爲之卻走而江湖放浪  
揮塵而道之凡以兆今日之埋光鏹采而卒老於山

澤之癘者政坐此也抑獨不觀夫百尺樓頭之陳采  
石江上之李與藤江月之下之蘇乎彼三子所以龍  
麟一世者其病之源有異於君否哉若是則君之迂  
以死又何足怪哉偉哉平生謂世蘧廬吾何敢兒女  
態而出涕弔君以嗚呼獨箕倨而鼓瑟曰父耶母耶  
天乎人乎

祭蘧翁兄文

在昔韋孟衍爲玄成衣鉢風雅世世一經我印山翁  
韋孟是似寶其箕裘在我孫子誠齋有句斫桂倒根  
由根復幹五世至兄兄之健筆沈著痛快搜奇不窮

後世無對兄不自晝愈沒愈深本原此理折衷以心  
謂當精思一題數說求味中味有說外說功深力到  
質大聲宏父子一榜燿然登名于將濯濯龍政奮翼  
人古文今斯評最的云胡一旦攜手集英乃以科第  
付之堵庭溪山清寒竹花秀野蒨生諸郎莫我屬下  
吁嗟世事吞不復宣想兄冥冥亦弗願聞

祭與父兄

嗚呼惟先府君有子四人仲叔遭亂中遂以淚兄爲  
太尉老成周恂蒼然歲寒雪柏霜筠弟也不肖早際  
艱逸去家一舍勦息是因相期暮年白首弟昆故山

往還驚我天倫迺歲之春扁舟浦雲滯留半載疾病  
遭速歸書無何忽以訃聞斂殮不撫德莫莫親季子  
遠役家惟孤孫肯堂有待藹志未伸死生契濶天胡  
不仁逆遺子立死後孤存行無與從謀無與詢感事  
念苦傷心愴神秋風蕭蕭桐水沄沄誓將反柩歸附  
九京魂而有知尙聞此言一觴來奠萬恨莫陳

祭兄幼思文

嗚呼質如天成粹玉純金氣如春溫麗日祥雲斂之  
不見其際散之有跡然不盡之情夫孰如醉齋之德  
之馨也耶筆陣風駛詞源峽傾勇提孤經先諸彥鳴

不試則泛濫於釋老試之則十九年而新若發劍夫  
孰如醉齋之學之成也耶德之未効盍修其齡奈何  
六十九而遽殞其身學之餘事盍榮其名奈何一舉  
武而不到於天子之廷此所以使吾撫膺長歎而欲  
問大鈞者也嗚呼哀哉吾家曩時雜遝磊砢取青拾  
芥舍矢如破慨作者之莫追而後來未見其可政期  
元宗共挽塵磨悠悠蒼天又弱一箇吾承事公而有  
知猶將悵恨於冥漠也而況於我追惟往年肺病纏  
裹彌三四秋腸不席卧吸泉如湯對雪猶裸扶持更  
生一疾交賀蓋料其有盛殯於將來而今遂脫此博



禍也事謬不然造物酷些嗚呼哀哉能幾何時笑談  
留看螢牕方做燕泥未乾想佛前之蘇晉等游戲於  
人寰祭羣從之滿堂哭相弔而沈瀾一酌敘哀蘭摧  
柱殘

祭兄蒼崖文

自我高曾以來金閨之彥若而人未有以七十而脫  
選坑者員外郎以上若而人未有以十年而至正品  
者服勤州縣者若而人未有結綬登畿徑筮駕行者  
而兄兼有之至於見子登科自承事朝請兩翁之外  
指不再屈而兄實繼之既貴且壽自朝請八十有八

之外宅皆莫及而兄實亞之豈非先世之盛德鍾秀於吾兄故吾兄之盛福丕顯於前人然論兄之福必當論兄之心維兄之心得失自在徑直坦夷與造化對是以水到而渠成幾動而吉會僉以爲難而已獨易其難眾疑其大而吾獨細其大凡吾之苦辛艱窘擠攀而僅得之者兄一無心待之而終不逃乎吾之分內則吾兄之方寸地者五福所藪也念我先君植此戶庭兄左右之焦心勞形今日某輩之安居暇食得無震凌之患者皆吾兄之所經營也先君捐館又一周星兄表率之正色和聲今日某輩之循禮畏義

得免小輩之歸者又皆吾兄之儀型也先君之門戶  
安可得而無兄何昊天之不弔遂永隔於幽冥嗚呼  
哀哉惟兄壽骨松貞玉堅晚節逾健步如飛仙病雖  
一月形瘁神全念五世之詩書傷來者之不然易簣  
之詩筆勢翩翩寫臨別之深悲望後人之勉旃凜然  
精神如在其前嗟我弟姪永識斯言痛哭一觴滴淚  
到泉

代兄蒼崖祭大姊

嗚呼姊兄妹弟手足至親三十年間我輩四人少聚  
而處長飛而分急難相恤歲時相聞胡爲兩載彼蒼

不仁吾妹之喪未徹几筵而姊嬰疾亦繼沈泉嗚呼  
哀哉惟靈生而聰明幼而詩書長而立家辛勤相夫  
有此田園有此室廬深歎姊平生之崎嶇晚見藁砧  
軒翔榮途遂官於郴與魚軒車家付其子祿及其孥  
方幸姊眉頭之少舒何艱難滿目曉而逸樂不盈皆  
慶者才在官而弟者已在閭嗚呼哀哉昨歲孟秋候  
姊龍湖見姊肉頓肥而骨不稱貌雖澤而神已枯臆  
度之言不幸而符况某與姊生庚不殊五十之年斑  
白髮鬚味庸人之言曰雖欲爲姊久煮藥其可得乎  
爲之潸然淚落衣裾我固不勝其悲也七八十之老

溪園悲又何如想九泉之魂魄亦且望白雲而長吁  
虎徑新阡雅意所營幽居旣啟靈輻遂行一簞永訣  
心折骨驚

祭兄振父文

嗚呼昔兄屬續弟適遠遊欲有言而不得今兄卜葬  
弟方嬰戚欲有言而不能非惟不能亦不忍言所不  
忍言再從弟兄往時節序會弁如星河海之夏逮  
庚戌之春不匝四年而喪五人惟柳池遊瀾蓋不  
慙遺一老而相繼乎沉淪嗚呼我兄人稱其藝而弗  
知其爲道中之藝人美其才而弗知其爲德中之才

人之弗知固於兄不見其損何天亦弗知而卒使之  
彩旌而光埋我哭我兄心折肝摧誰共讀書之燈誰  
銜樂聖之杯誰能發一言而願爲之解誰能祛一惑  
而心爲之開有埃者杵有殘者棋惜也已矣嗚呼哀  
哉

祭兄岳老文

嗟我同產凡五弟兄獨兄弱齡充國子生熒然魁標  
冠帶盡驚大車徐步不逐不爭踰三十載薰廊奏名  
東南一尉兆足以行不阿上官不害遠氓迹與蓬轉  
心如水清再調柱幕可驚可騰忽然勇退稀視簪纓

嗚呼身事何遲菊香晚英義方何速蘭芽早萌黃扉  
之閣紫薇之庭布谷口角春蠶葉聲九重歎異委渥  
輸榮兄未解褐兒先取青在昔紹熙求效一經父前  
子後不虧不盈抑有虧者非人所能惟兄之志愈高  
愈升惟兄之識愈用愈精平生抱負百未一呈豈其  
天乎聞天不鷹椅自東歸兄疾已縈目斷佳兒崑耶  
終更一朝錦還兄喜不勝謂當自此危或其亨奄然  
永訣雁影伶仃一觴告哀老淚縱橫

祭妻袁氏

嗚呼爾生名家來嬪于我奉我家廟四時蘋藻事我

諸兄蒸執婦道歲在壬子我車入城爾抱幼子獨以  
歸甯憶昔癸丑我如臨安爾書之來勉我取官滿擬  
結髮偕老百年爾獨何辜中途而遷九泉何許爾去  
不歸嬰兒三尺予將疇依嗚呼宜安之原衰草枯柏  
舅姑之墳在於其側數椽暫建以奉屯步行將卜地  
以爲爾宅祔奠于庭靈其飪食

祭弟南谷文

嗚呼先君子之晚歲惟吾弟之爲憂愴此意之日遠  
尙遺言之可求身將孺乎晦息弟亦富於春秋懼詩  
書之莫聞委問學之悠悠數眼中之暮子率多墜於



箕裘一也稽之尾懸虞敷不長危鵠火之限度踰六  
六而難至二也言命之餘遂及於忤謂五行之帶煞  
殆弗底乎安荷三也安知吾弟卓爾有成方青春而  
累舉遂躬策乎集英灌陽之簿渝之以征南昌屬邑  
再轉爲丞幕焉長沙傲焉金陵能聲浸露薦剡高騰  
歸未五年紆綬濡榮約以持已畏以保牛淵冰凜凜  
迤用康甯得失非天垂六十齡善刃而藏擇地而行  
我無物傷物莫以饜哉然界限迄若戶庭向先君所  
憂之三者至今日而無徵嗚呼先君豈願其有可徵  
之言使其言之無徵者此所以爲人子之賢立心如

弟忍事如弟謹守繩墨如弟則質之偏者於此而移  
數之短者於此乎延而今而後遂得終其事而無忝  
於先也抑先君之所憂爲過憂矣如弟亦豈無所憂  
而鬱結未宣者耶吾兄伯也深潛有度而惟友惟愛  
仲及季也更嘗通暢相與揭大綱之正以扶萬目之  
偏蓋弟既能爲先君之子則爲弟之子能憂弟之憂  
爲必然也而弟亦可瞑目於九泉矣嗚呼哀哉三友  
室中歲月能幾壬戌哭兄壬申哭弟柴立中央焉用  
後死欲言何限乃獨舉此蓋所以追感先君之隱憂  
者明吾弟之歸全而又以勉吾弟之子也魂兮何之

歲且更始一觴哀告傾淚如水

祭姪伯初文

嗚呼以吾兄之厚德而喪其家嗣耶吾兄之逝曾未  
三年而子亦繼之以死耶吾兄之壽幾八袞而子乃  
不滿五十耶抑人孰不死而子乃不得死於牖下耶  
嗚呼哀哉吾兄雖亡而子之心足以周物其才足以  
任事其委曲糲粟足以與世周旋則吾家所賴以屹  
然鼎立者子也而遽死耶嗚呼哀哉子雖當賞延而  
不肯安於賞延雖取科第而不能遂其科第其未酬  
之志氣未了之功名徒爲識者與不識者咨嗟出淚

而已豈吾溪園翁之言命雖不規規於合而其數之  
大者竟不可避歟嗚呼哀哉人之議見方其少也不  
能以不異及其涉歷也不能以不同丙午丁未以來  
吾兄官于蜀吾以次當家事多直致不虞嗚嗚之爲  
悔也如是七年而吾兄歸又十年而吾兄亡子當其  
難憂端如芒囊焉而不屬乎領目焉而不隨乎網然  
後愼然向我曰乃知嗚嗚者始之悔而終之吉也吾  
於是期子以進步而子已忽殞其身矣嗚呼哀哉子  
之身雖殞而子之事未竟也以言乎爲子則子之事  
未竟也以言乎爲父則父之事未竟也惇惇孤兒年

已十八獨此一事差足自慰而善惡之機又莫要乎  
孤兒之自處何如也憶昨歲除別吾而東吾以衰告  
謂非昔同且一言而三跌尤非暮齒之所宜蒙懼吾  
生之有涯不見子宦轍之西東子忽愴然而問淚吾  
亦爲之耿耿而忡忡孰知此言之爲永訣耶曾不十  
旬遺吾以哀恫嗚呼壬戌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  
哭吾兄乙丑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哭吾兄之子  
浮世如此酷禍如此叫呼蒼天曷其有已

祭姪伯恆文

嗚呼昔也父子今也叔姪今昔雖殊情義則一自歸

本生益我乎密上下商確愈練愈歷事求其是言覈其實諒深有悟於世事之日非而古道之或可終吉也嗚呼好善而惡惡踐直而去僞有所不友而其友無不誠有所不取而其取莫非義儉其身而尊師取友有厚而無薄嗇其用而待人接物有隆而無替五七年來由粗入細可取可尙之分數益多而駸駸乎一出於粹也豈但門戶之所托抑亦閭里之所恃何辜於天而忽至是也耶念子先君奇子五行雖清通之差欠而力量之匪輕何大車之甫載遽軸折而輪傾念我先兄辛勤于蜀歸從昭化意已有屬幸果自

天兄願斯足何應仕之始躋曾不沾於寸祿憶子乙丑還自京師驟觀子顏怪子何驚朝朝暮暮一見一疑問何恙也則曰無之間嘗勉子問藥與醫子必對曰念茲在茲別去踰歲書郵屢馳此月三日希孟之來長書自言未老而衰防風養胃加以健脾步履差勝枯槁未滋張其日月乃夏至前一夕之題嗚呼孰知作書之次日而子卽病書未至之三日而子已形神相離也耶嗚呼念我今昔念我父兄萬事永已吞不復聲悵子從宦悵子治生悵子卜宅一未有成萬事永已亦不復陳獨兒女之成行孰不爲之悲辛冠

并未多襁褓有人男婚不可遲而尤莫急於詩禮女  
嫁固爲要而尤莫切於組紉保身體者雖不患其落  
落傳德義者果孰從而諳諳且日引而月長甯不懈  
而常勤至公有季叔而能豫其纖悉一體有賢弟而  
兼綜多位亦夏夏而難勝我雖朽拙分當盡瘁而匏  
繫官守欲自竭而無因若默若庶少不更事又安能  
裨益乎毫分嗚呼先君與齡已久過期每思以老身  
而累子是乃子報我之時紬繹吾言左右吾兒庶幾  
多位賴子扶持豈期今日乃讀韓昌黎祭老成之文  
而不賡昌黎送韓湘之詩也耶事不可料天不可知



滔滔西江莫浣我悲

祭姪亦泰文

惟蒼崖翁五桂競爽子於其間尤更開明心無疑滯  
志有激昂當爲卽爲不待注想至於功名銳意獨往  
他人所難我亦反掌湘陰門客徑跡無兩浙高廣場  
四海掉鞅江西路監鱗翼萬筋西出成埃鐵柱爲響  
子皆哀然魁壓其榜太學四年逢掖推獎雲霄咫尺  
吹噓送上云胡歸來一夢惚恍嗚呼覘子氣質骨格  
悍堅訊子年齡鬚髮鬢玄不惟一門之託旣重且大  
而一室之事若婚嫁之孔殷兒女之未返者政紛紛

也而遽溘然可耶嗚呼哀哉乙丑以來迨及壬申封  
胡羯末禍不可云黃臺之瓜稀至三摘紫荆之木枯  
不逢欣雖行道之人亦爲之酸辛矣撫姪而痛淚痕  
方新曾未半月弟又沈淪旣傷心於少陵片影相失  
之詩復掩泣於昌黎行負神明之文天之降禍殆未  
有若是之薦臻者也惟季之秋如京問缺子歸自齊  
道語亟別我行幾何病再旬浹欲前莫能邁返吾轍  
子時已羸使我憂悵今而後知造物者以病勒回而  
使與一弟一姪握手永訣也朝晡再悲孰念老臺蒼  
天蒼天爲我心折

祭姪亦潛文

嗚呼世事多奇心事多遠追憶吾潛潛其漣瀾辛勤  
覓舉金花陸離蹉跎三載竟不一試乎存闈辛勤有  
室庭宇邃夷落成幾日乃不歌於斯而再哭於斯大  
兒弁兮小兒卅兮朝吟暮誦有受道資切磋琢磨尙  
期如圭吾潛雖亡而魂有知魂而有知焉得不悲抑  
前二者付之無以議爲矣後之一者可不可以陰騭  
默相而顧聽其所之耶嗟我先兄有五男子人謂福  
壽庶幾乎季云胡不淑降此大異去年八月中闈忽  
逝又越一年日月適契潛復溘然此變可悸叔之衰

朽莫助經理謀之族姻庸黜潛子反經之權大非得已苦其餘女三四不止或已議婚或未擇婿森然在目是又出於前三者之外甯厚無薄甯和無戾蔽以一言是在世子舉觴告哀潛尙領此

祭姪泰甯令廷圭文

嗚呼經幹兄之精力竭於義方泰甯姪之仕學允以肯堂自髫髻時爲童子卽薇省之試賜袍之香萬人回顧燁其榮光初仕長沙於時搶攘府有未易事之袞森境有未易逐之豺狼使老成人爲之猶且汗駭而禱張子乃從容酬酢委軀命於毫芒卒使三年之

安如泰山三刻之薦如連璧而修能美譽流播於三  
湘寶邸依連理法之詳臨汀元僚參辰之良幸三任  
爲九考八車五削曾不殊乎探囊嗚呼悲夫道旣異  
於污隆人當審乎行藏子之聰明豈不察此甯肯自  
投於戎馬之場奈何瑞方班於蒲穀星已殞於櫬棺  
嗟徘徊之累月渺進退之依俛不聞粉榆之音信莫  
諗妻子之在亡耿抑鬱其衷懷抱此恨其他鄉嗚呼  
悲夫茶陵之後衣冠能幾若子桴桴是濟其美又弱  
一箇事關興替哭吾泰甯更哭先世

祭姪伯陽文

異哉我南園之祝子也本之省會深其源也繼之俊  
齋浚其流也然後萃眾美於淑芳則舒翹揚英以俟  
其遂茂也姪之聲猷無忝先世才無不周善亦兼備  
方其卓然有立以效首倉翁之率二季也奈何年甫  
壯而病已隨居未就而神已離事如琴絲孰執維  
子身存幼孰扶孰持使聰者明者男子有智慮者猶  
或未知攸濟孰謂殘疾之婦恻瘻之子而乃使之荒  
然無告以當此百罹昭昭相祝知如不知所恃者天  
云胡不悲

祭長子二十郎文

維德祐元年歲次乙亥二月一日壬寅其十有五  
日丙辰寓行在所七十二翁香三瓣令餘子庶熟取酒  
一卮昭告亡長男二十郎默之靈且親書文一通曰  
嗚呼一動之頃不吉卽凶吾之凶悔莫甚於癸酉之  
冬去年夏汝雖不得與妻訣而尙及飲其妻今年春  
吾旣不得與汝訣而又不得視汝歟吾之悲痛豈有  
終窮也耶使吾不得來京汝不隨侍不觸熱以歸或  
者不死未可知也吾不幸奪官汝不幸短命二者胥  
失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汝質雖弱而稍能自勉  
識不高而粗知近厚命之數雖窮而命之理則優目

之以用譽之子保家之主可也今以父師二十餘年之保訓而一旦至此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長弟共理家事如車兩輪頓廢其一幼弟德性未成未能有助吾二千里外何所恃而可以放懷況時事日非而應接日難凜凜乎不可以朝夕也最是汝母多病而無所依汝女煢然而無所依不甯惟是汝而有知則其魂氣亦未有所依也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吾年踰四十而有子禍不可堪矣尙幸厄運冰消晚景順適俾一家骨肉相與送吾老也年踰七十而又罹子禍子病且死而不及別父繫於外而不得歸自



非老悖無德重得葬於天地神明不至此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汝之病篤邊遽已聞父喪其子有之子哭其父有之父子一家共地而死有之死而不知死所者又多有之一城焦土若吾之幼女之家莫知存亡者又有之則汝之死於衽席者非不幸也幸也抑汝則幸矣而吾之衰且憊既爲國憂又爲身憂非爲身憂又爲家憂抑何不幸如是耶去秋書來言言中理生順死安汝可瞑目矣天縱使我有延陵季子之年而左袒三號必不能釋然如季子也則吾之悲痛與汝長終而已矣哀哉哀哉

代冢婦祭夫文

百年夫婦人之常也君何逝而去百年之說何其妄也女蘿附長松將以托長松長松且枯朽女蘿孰附哉朱絃繫佳琴將以和聲音佳琴亦破毀朱絃孰繫哉本謂如明月明月且以缺本謂如明鑑明鑑且已裂泉可竭兮哀淚不乾石可磨兮哀情不滅君有幼子何忍逝而死君有室女何忍逝而去君宜有靈使子有成君宜福緩使女有歸嗟君之遺言魄散魂飛嗟君之故衣雙淚交揮生者哀哀兮悲及悲死者愍愍兮知不知墳旣塋兮葬有期辰旣吉兮堂將辭攝

踊哀痛兮徒心悲叩頭流血兮空淚垂有食盈簋兮  
有酒盈卮去如之何兮訣別此時

祭族兄復齋文

嗚呼尺步兮緇趨神安兮氣愉學焉富無底之蓄文  
焉爲有味之腴彼世之功名人未必皆能是也兄獨  
備於身而有餘然彼不皆能而爲功名人者自若兄  
有餘於身而卒老於山澤之癯此所以使人絕悲惋  
而重驚吁也雖然仰不愧於天俛寡過於己登會文  
之席而推好手人考德之場而稱善士非伸也而固  
未嘗屈非泰也而亦誰爲否室有中郎之女庭有老

泉之子各抱其子而前七十翁方且顧孟光而增喜  
兄之所蒙於造化者不既多乎彼功名人未必有是  
也兄亦焉肯以彼而易此弟拋祖居卜與兄鄰談茗  
香兮晝分書燈烟兮夜親商古道兮入細創世態兮  
增辛想風流於洛社幸相逐而爲東阡西陌之人別  
來幾日計怪忽聞悲兄之不可復見尋舊遊之所而  
大慟於湖濱嗚呼吾族年來扶持情篤死喪之戚少  
長會哭眾每推兄爲文以告今兄云亡大招誰屬哀  
哉此語有淚莫續從茲年年請薦寒菊

祭弟迴章

我老子幼孰助孰扶二十年間賴有竹腰且勤且勞  
入細入粗雖親手足殆亦不如弟未七十我七十餘  
方將相期送我邱墟云胡一旦先我而徂嗚呼世難  
日侵膏上盲下鬼哭震鄰血腥滿野嗟嗟生人總羨  
死者弟聞不聞有淚盈把

祭幼則文

世降道否萬跡同趨守方冊者匪迂卽愚孰如竹齋  
一意信書豈不同流自有廉隅青矜滿門視我規模  
雖貧亦樂實顏之徒我得益友志合情孚云胡一旦  
我先而徂頽風靡靡孰助孰扶又弱一箇使我驚呼

祭族姪懋齋才父文

惟懋齋翁亢我宗些少孤且貧玉厥躬些短繁雞曉  
夜窗寒些師由心得孰指蹤些疎經密緯繁衡纒些  
撐腸拄腹雅頌國風些青青子衿非角侗些一經點  
化昭然發蒙些歲歲中書科試童些拾君咳唾竟奏  
膚功些文聲四驅家道益充些有二頃田約者豐些  
有三琪樹秀且聰些方將暮商樂從容些云胡不淑  
視天夢夢些維南園弟志氣同些曾未半月君亦殞  
空些生而莫逆死且相從些獨憐我衰片影萬重些  
因弟憶君一慟懋齋翁些

祭族姪大初文

嗚呼大初纔踰六十遼泳已耶甫別半年果遂死耶  
耘西疇嘯東臯之趣方成而腸懷適與者能幾耶居  
陽羨葬嵩山之意未了而瘦藤破履忽莫知其所止  
耶嗚呼大初以朝燕暮荆之步而輓其馳驅以懸河  
倒海之才而澤乎詩書故雖經營百爲屈折萬變而  
儒者氣象卒裕然而有餘是宜闕之則千門萬戶而  
斂之則圭竇鑿爨用之則結駟於康莊不用則扣牛  
角乎荒寂之墟椅視大初分則小阮墳茆不殊意合  
情展人知左扶右掖以免我於多艱孰知正色苦口

以攻我之未善蓋判焉不相契者或至於旬時而君之所守確乎其不變卒使吾默有感而幡然已乃知其爲生我之瞑眩嗚呼此吾所以德大初者深而反恨時人知大初者淺也我插槁竿西江之濱君遠來思送將殷勤云胡秋半倏以病聞亟問無恙寫憂之熏語未徹於山房魂已返乎白雲竹齋書報排闥見君謂瞿瞿然於昏昏之中猶訊我而云云嗟知心之半世睽握手於臨分滴老淚於灘頭長嗚咽而悲辛

代父祭子

嗚呼父死子葬乃理之常子死父葬其情可傷吾年



三十而生汝六十三而哭汝六十四而葬汝言之至此痛徹心腸官一命而嗇受子二歲而先殤固有無功而祿無德而壽此古人所以難信於蒼蒼松山之高松水之長萬事已矣歸於幽堂有肉在俎有酒在觴魂兮有知庶其來嘗

祭僧

惟我上方平生無物不競不貪卽心是佛法傳子孫身無衣鉢西沒東生不離兜率八角之臺真獅子窟聞公塔前我師在側百年萬年有兩佛骨

孫氏女哀詞三章

秋風蕭颯兮白露零汝墳何在兮何草爲青昨秋此  
日兮猶冀汝生灑墨我別兮人間父子之情我枯如  
腊兮涕更縱橫

秋風蕭颯兮白露晞五十年閨闈兮甯識馬嘶銜轡  
迫人兮魂爲之飛歸來一空兮不死何爲誰爲此禍  
兮使汝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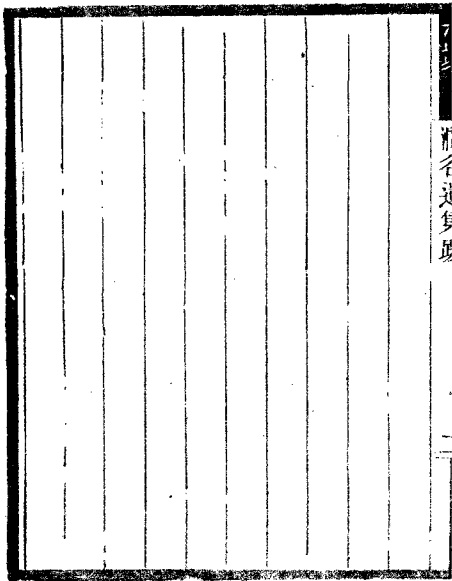
秋風蕭颯兮白露下豈不日月兮照我下土持此白  
頭兮言歸何所默已不堪兮哭微更苦兒孫爲吾一  
慟兮萬萬古

澗谷遺集卷三終

予承乏呂志廢食廬陵者出入二年有三事廢吾志  
不謬於先哲而可以啟天衷民彝之悟清釐祭產以  
祀信國倡葺舊祠暨奉祀生使之娶以妥濟庵胡先  
生然二公者直聲勁節炳然震天地世所共知獨澗  
谷羅公饋餉劍南家以破沒子孫不得甯處者垂百  
年忠魂義魄鬱不獲伸傷哉傷哉夫鼎革之際史氏  
載筆例誣先朝此後世之陋亂臣賊子所由接跡也  
彼宋之劉秉袁粲周之尉迥王謙破家殉國史目爲  
逆其較然者澗谷之事即使當時昭然眾著爲史者  
猶必故滅其蹟以媚維新之運况指南集杜信國旣

不一及又見滿於鄧中甫謝皋羽之撰述日遠日忘後之人莫得而紀焉亦其勢然也念庵文獻歷述祖德縷縷如目前事宜可章徹於天下以發幽光而爲後來作忠之藉惜其所摭述者僅藉見於家牒而世又無傳書黜昧千載精英終闕大可惜焉噫書闕有間其軼事之見於他說者皆當甄錄以備要刪此史法也昔李翰傳張睢陽而不及許遠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昌黎病其闕柳州狀段太尉逸事史臣得而據之然二子特聞諸故老卒吏及廟內老人耳以視念庵其可徵信當何如古今言信國事者綦詳忍獨

於澗谷饋軍而遺之末世疾視君上問善則疑不樂  
稱人之美如是此可爲流涕者矣予旣接拾其事以  
補史氏之漏而增方志之重復與友人嘉瑞爲公苗  
裔者出念庵所載公輸國之誠懼禍之慘及詩若文  
如干付之剝剝俾海內綽有心肝服中國聖人君父  
之教者共覩焉稽遲未就于戈迭興公集之傳否未  
敢必吾恐世變之不我待也因再題其後以趣嘉瑞  
丁巳冬至後十日平養居士跋於湘南船山書院



右梅邊集一卷依曹氏靜惕堂本付刊礪谷集  
三卷依明羅念庵輯本付刊兩人行事於文文  
山殉國始終頗有關係而一隸安福一隸廬陵  
皆吉產也予采兩集合爲一編題曰吉州二義  
初疑曹本太略嗣取吾汶稟校之知其去取不  
苟唯補一狀一序藉見鼎翁家世朋游礪谷詩  
力最深文多弔死之作國變以後故交漸稀家  
難迭至巢傾卵破古今有同慨焉辛酉五月新  
昌胡思敬跋

